龍谿王先生全集

卯

H. H. MU CHINESE LIBRARY

龍谿王先生全集卷之六

門人嘉善丁　賓編
後學秀水黄承玄
山陰張汝霖校

語錄

致知議略

徐生時舉將督學敬所君之命奉奠　陽明先師遺像於天眞因就予而問學臨別出雙江東廓念菴三公所書贈言卷祈予一言以証所學三公言若人殊無非參互演繹以明師門致知之宗要予雖有所言

亦不能外於此也夫良知之與知識差若毫釐究實千里同一知也如是則爲良如是則爲識如是則爲德性之知如是則爲聞見之知不可以不早辨也良知者本心之明不由學慮而得先天之學也知識則不能自信其心未免假於多學億中之助而已入於後天矣良知卽是未發之中卽是發而中節之和此是千聖斬關第一義所謂無前後内外渾然一體者也若良知之前別求未發卽是二乘沉空之學良知之外別求已發卽是世儒依識之學或攝感以歸寂或緣寂以起感受症雖若不同其爲未得良知之宗

則一而已爰述一得之見麄爲數條用以就正於三
公弁質諸敬所君且以答徐生來學之意
獨知無有不良不覩不聞良知之體顯微體用通一
無二者此也戒愼恐懼致知格物之功視於無形聽
於無聲日用倫物之感應而致其明察者此也知體
本空着體即爲沉空知本無知離體即爲依識
易曰乾知大始乾始即良知乃渾沌初闢第一竅爲
萬物之始不與萬物作對故謂之獨以其自知故謂
之獨知乾知者剛健中正純粹精也七德不備不可
以語良知中和位育皆從此出統天之學首出庶物

萬國咸寧者也

良知者無所思為自然之明覺即寂而感行焉寂非內也即感而寂存焉感非外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幾之微也動而未形發而未嘗發也有無之間不可以致詰此幾無前後無內外聖人知幾賢人庶幾學者審幾故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知幾故純吉而無凶庶幾故恒吉而寡凶審幾故趨吉而避凶過之則為忘幾不及則為失幾忘與失所趨雖異其為不足以成務均也

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未嘗復行正是德性之知孔

門致知之學所謂不學不慮之良知也纔動卽覺纔
覺卽化未嘗有一毫凝滯之迹故曰不遠復無祗悔
子貢務於多學以億而中與顔子正相反顔子殁而
聖學亡子貢學術易於湊泊積習漸染至千百年而
未已也先師憂憫後學將此兩字信手拈出乃是千
聖絶學世儒不自省悟反䦨然指以爲異學而非之
夜光之珠視者按劒亦無怪其然也
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言良知之外别無知也
鄙夫之空空與聖人之空空無異故叩其兩端而竭
兩端者是與非而已空空者道之體也口惟空故能

辨甘苦目惟空故能辨黑白耳惟空故能辨淸濁心惟空故能辨是非世儒不能自信其心謂空空不足以盡道必假於多學而識以助發之是疑口之不足以辨味而先漓以甜酸目之不足以别色而先泥以鉛粉耳之不足以審音而先淆以宮羽其不至於爽失而眩瞶者幾希矣

學覺而已自然之覺良知也覺是性體良知卽是天命之性良知二字性命之宗格物是致知日可見之行隨事致此良知使不至於昏蔽也吾人今日之學謂知識非良知則可謂良知外於知覺則不可謂格

物正所以致知則可謂在物上求正而遂以格物爲義襲則不可後儒謂纔知即是已發而別求未發之時所以未免於動靜之分入於支離而不自覺也良知無奇特相無委曲相心本平安以直而動愚夫愚婦未動於意欲之時與聖人同纔起於意萌於欲不能致其良知始與聖人異耳若謂愚夫愚婦不足以語聖幾於自誣且自棄矣

致知議辨

雙江子曰邵子云先天之學心也後天之學迹也先天言其體後天言其用葢以體用分先後而初非以

美惡分也良知知是未發之中先師嘗有是言若曰良知亦即是發而中節之和詞涉迫促寂性之體天地之根也而曰非內果在外乎感情之用形器之迹也而曰非外果在內乎抑豈內外之間別有一片地界可安頓之乎即寂而感存焉即感而寂行焉以此論見成似也若為學者立法恐當更下一轉語易言內外中庸亦言內外今曰無內外易言先後大學亦言先後今曰無先後是皆以統體言工夫如以百尺一貫論種樹而不原枝葉之碩茂由於根本之盛大根本之盛大由於培灌之積累此鄙人內外先後之說

也良知之前無未發良知之外無巳發似是渾沌未
判之前語設曰良知之前無性良知之外無情即謂
良知之前與外無心語雖玄而意則舛矣尊兄高明
過人自來論學只是混沌初生無所汚壞者而言而
以見在為具足不犯做手為妙悟以此自娛可也恐
非中人以下之所能及也

先生曰寂之一字千古聖學之宗感生於寂寂不離
感舍寂而緣感謂之逐物離感而守寂謂之泥虛夫
寂者未發之中先天之學也未發之功却在發上用
先天之功却在後天上用明道云此是日用本領工

夫却於巳發處觀之康節先天吟云若說先天無箇字後天須用着工夫可謂得其旨矣先天是心後天是意至善是心之本體心體本正纔正心便有正心之病纔要正心便巳屬於意欲正其心先誠其意猶云舍了誠意更無正心工夫可用也良知是寂然之體物是所感之用意則其寂感所乘之幾也知之與物無復先後可分故曰致知在格物致知工夫在格物上用猶云大學明德在親民上用離了親民更無學也良知是天然之則格者正也物猶事也格物云者致此良知之天則於事事物物也物得其則謂之

格非於天則之外別有一段格之之功也前謂未發之功只在發上用者非謂矯强矜飾於喜怒之末徒以制之於外也節是天則即所謂未發之中也中節云者循其天則而不過也養於未發之豫先天之學是矣後天而奉時者乘天時行人力不得而與曰奉曰乘正是養之之功若外此而別求所養之豫即是遺物而遠於人情與聖門復性之旨爲有間矣即寂而感行焉即感而寂存焉正是合本體之工夫無時不感無時不歸於寂也若以此爲見成而未及學問之功又將何如其爲用也寂非内而感非外葢因世

儒認寂爲内感爲外故言此以見寂感無内外之學非故以寂爲外以感爲内而於内外之間別有一片地界可安頓也旣云寂是性之體性無内外之分則寂無内外可不辨而明矣良知之前無未發者良知卽是未發之中若復求未發則所謂沉空也良知之外無已發者致此良知卽是發而中節之和若別有已發卽所謂依識也語意似亦了然設爲良知之前無性良知之後無情卽謂之無心而斷以爲混沌未判之前語則幾於推測之過矣公謂不肖高明過人自來論學只從混沌初生無所汚壞者而言而以見

在爲具足不犯做手爲妙悟不肖何敢當然竊窺立言之意却實以爲混沌無歸着且非汚壞者所宜安意而認也觀後條於告子身上發例可見矣愚則謂良知在人本無汚壞雖昏蔽之極苟能一念自反即得本心譬之日月之明偶爲雲霧所翳謂之晦耳雲霧一開明體即見原未嘗有所傷也此原是人人見在具足不犯做手本領工夫人之可以爲堯舜小人之可使爲君子舍此更無從入之路可變之幾固非以爲妙悟而妄意自信亦未嘗謂非中人以下所能及也

雙江子曰本義云乾主始物而坤作成之已似於經旨本明白知字原屬下文今提知字屬乾字遂謂乾知爲良知不與萬物作對爲獨知七德咸備爲統天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是以統天贊乾元非贊乾也及以下文照之則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又以易簡爲乾坤之德而知能則其用也人法乾坤之德至於易簡則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他又曰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健順言其體易簡言其德知言其才阻險言其變能說能研言聖人之學定

吉凶成亹亹言聖人之功用六經之言各有攸當似
難以一例牽合也
先生曰乾知大始大始之知混沌初開之竅萬物所
資以始知之爲義本明不須更訓主字下文証之曰
乾以易知以易知爲易主可乎此是統天之學贊元
即所以贊乾非二義也其言以體以德以才以變以
學以功用雖經傳所有屑屑分疏亦涉意象恐非易
簡之旨公將復以不肖爲混沌語矣
雙江子曰程子云不覩不聞便是未發之中說發便
屬覩聞獨知是良知的萌芽處與良知似隔一塵此

處著功雖與半路修行不同要亦是半路的路頭也致虛守寂方是不覩不聞之學歸根復命之要葢嘗以學之未能爲憂而乃謂偏於虛寂不足以該乎倫物之明察則過矣夫明物察倫由仁義行方是性體自然之覺非以明察爲格物之功也如以明察爲格物之功是行仁義而襲焉者矣以此言自然之覺誤也其曰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不知指何者爲無形聲而視之聽之非以日用倫物之內別有一箇虛明不動之體以主宰之而後明察之形聲俱泯是則寂以主夫感靜以御乎動顯微隱見通一無二是也夫子

於咸卦特地提出虗寂二字以立感感應之本而以至
神贊之益本卦之止而說以發其藴二氏得之而絶
念吾儒得之以通感毫釐千里之差又自可見
先生曰公謂夫子於咸卦提出虗寂二字以立感應
之本本卦德之止而悅以發其藴是矣而謂獨知是
良知的萌芽纔發便屬覩聞要亦是半路修行的路
頭明察是行仁義而襲非格物之功致虗守寂方是
不覩不聞之學日用倫物之内别有一箇虗明不動
之體以主宰之而後明察之形聲俱泯似於先師致
知之旨或有所未盡契也良知卽所謂未發之中原

是不覩不聞原是莫見莫顯明物察倫性體之覺由仁義行覺之自然也顯微隱見通一無二在舜所謂玄德自然之覺卽是虛卽是寂卽是無形無聲卽是虛明不動之體卽爲易之蘊致者致此而已守者守此而已視聽於無者視聽此而已主宰者主宰此而已止則感之專悅則應之至不離感應而常寂然故曰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今若以獨知爲發而屬於覩聞別求一箇虛明不動之體以爲主宰然後爲歸復之學則其疑致知不足以盡聖學之蘊特未之明言耳其曰二氏得之以絶念吾儒得之

以通感恐亦非所以議上乘而語大成也
雙江子曰兄謂聖學只在幾上用功有無之間是人心眞體用當下具足是以見成作工夫看夫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今不謂誠神為學問眞工夫而以有無之間為人心眞體用不幾於舍筏求岸能免望洋之歎乎誠精而明寂而疑於無也而萬象森然已具無而未嘗無也神應而妙感而疑於有也而本體寂然不動有而未嘗有也卽是為有無之間亦何不可老子曰無無既無湛然常寂常寂常應眞常得性常應常定常清淨矣則是以無為有之幾

寂爲感之幾非以寂感有無隱度其文故令人不可致詰爲幾也知幾之訓通書得之易傳子曰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即書之動而未形有無之間之謂易曰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此夫子之斷案也葢六二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故能不溺於豫上交不諂下交不瀆知幾也盱豫之悔諂也冥貞之疾瀆也幾在介而非以不諂不瀆爲幾也易曰憂悔吝者存乎介介非寂然不動之誠乎中庸曰至誠如神又曰誠則明言幾也舍誠而求幾失幾遠矣內外先後混逐忘助之病當有能辨之者

先生曰周子云誠神幾曰聖人良知者自然之覺微而顯隱而見所謂幾也良知之實體爲誠良知之妙用爲神幾則通乎體用而寂感一貫故曰有無之間者幾也有與無正指誠與神而言此是千聖從入之中道過之則墮於無不及則滯於有多少精義在非謂以見成作工夫且隱度其文令人不可致詰爲義也豫之六二以中正自守不溺於豫故能觸幾而應不俟終日而吉良知是未發之中良知自能知幾非良知之外别有介石以爲之守而後幾可見也大學所謂誠意中庸所謂復性皆以愼獨爲要獨卽幾也

雙江子曰克己復禮三月不違是顏子不遠於復竭才之功也復以自知蓋言天德之剛復全於我而非羣陰之所能亂却是自家做主宰定故曰自知猶自主也子貢多識億中爲學誠與顏子相反至領一貫之訓而聞性與天道當亦有見於具足之體要未可以易視之也先師良知之教本於孟子孟子言孩提之童不學不慮知愛知敬蓋言其中有物以主之愛敬則主之所發也今不從事於所主以充滿乎本體之量而欲坐享其不學不慮之成難矣

先生曰顏子德性之知與子貢之多學以億而中學

術同異不得不辯非因其有優劣而易視之也先師
良知之說倣於孟子不學不慮乃天所爲自然之良
知也惟其自然之良不待學慮故愛親敬兄觸機而
發神感神應惟其觸機而發神感神應而後爲不學
不慮自然之良也自然之良卽是愛敬之主卽是寂
卽是虛卽是無聲無臭天之所爲也若更於其中有
物以主之欲從事於所主以充滿其本然之量而不
學不慮爲坐享其成不幾於測度淵微之過乎孟子
曰凡有四端於我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
始達天機所感人力弗得而與不聞於知之上復求

有物以爲之主也公平時篤信白沙子靜中養出端倪與欛柄在手之說若舍了自然之良别有所謂端倪欛柄非愚之所知也吾人致知之學不能入微未免攙入意見知識無以充其自然之良則誠有所不免若謂自然之良未足以盡學復求有物以主之且謂覺無未發亦不可以寂言將使人併其自然之覺而疑之是謂矯枉之過而復爲偏不可以不察也

雙江子曰時人以夫子多學而識知足以待問也故凡問者必之焉夫子不欲以知教人也故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至於告人則不敢不盡有鄙夫問於我

空空焉無所知我必叩兩端而竭焉兩端之竭非知之盡者不能於是見夫子待物之洪教人不倦之仁也今謂良知之外别無知疑於本文為贅而又以空為道體聖人與鄙夫無異則鄙夫已具聖人體段聖人告之但與其空如稱顏子之庶乎足矣復何兩端之竭耶心與耳目口鼻以空為體是也但不知空空與虛寂何所别

先生曰空空原是道體象山云與有意見人說話最難入以其不空也鄙人之空與聖人同故能叩其兩端而竭蓋是非本心人所固有雖聖人亦增減他一

毫不得若有一毫意見塡實卽不能叩而竭矣心口耳目皆以空爲體空空卽是虛寂此學脈也
雙江子曰良知是性體自然之覺是也故欲致知當先養性盍不觀易言蓍卦之神知乎要聖人體易之功則歸重於洗心藏密之一語洗心藏密所以神明其德也而後神明之用隨感而應明天道察民故興神物以前民用皆原於此由是觀之則致知格物之功當有所歸日可見之云者易言潛龍之學務修德以成其身德成自信則不疑於所行日可見於外也潛之爲言也非退藏於密之謂乎知之善物也受命

如嚮神應而妙不待致之而自無不致今曰格物是致知曰可見之行隨在致此良知周乎物而不過是以推而行之爲致全屬人爲終日與物作對能免牽己而從之乎其視性體自然之覺何啻千里兄謂覺無未發亦不可以寂言求覺於未發之前不免於動靜之分入於茫昧支離而不自覺云云疑於先師之言又不類師曰良知是未發之中寂然太公的本體便自能發而中節便自能感而遂通感生於寂和蘊於中體用一原也磨鏡種樹之喻歷歷可考而謂之茫昧支離則所未解動靜之分亦原於易易曰靜專

動直靜翕動闢周子曰靜無而動有程子曰動亦定靜亦定周程深於易者一曰主靜一曰主定又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是以廣大生焉廣大之生原於專翕而直與闢則專翕之發也必如此而後可以言潛龍之學愚夫愚婦之知未動於意欲之時與聖人同是也則夫致知之功要在於意欲之不動非以周乎物而不過之爲致也鏡懸於此而物自照則所照者廣若執鏡隨物以鑒其形所照幾何延平此喻未爲無見致知如磨鏡格物如鏡之照謬謂格物無工夫者以此

先生曰欲致其知在於格物若曰當先養性良知卽是性體自然之覺又孰從而先之耶易言蓍之神卦之知神知卽是良知良知者心之靈也洗心退藏於密只是良知潔潔淨淨無一塵之累不論有事無事常是湛然的常是肅然的是謂齋戒以神明其德神知卽是神明非洗心藏密之後而後有神知之用也公云致知格物之功當有所歸良知卽是神明之德卽是寂復將何所歸乎格物者大學到頭實下手處故曰致知在格物若曰格物無工夫則大學爲贅詞師門爲勦說求之於心實所未解理一而已性則理

之凝聚心則凝聚之主宰意則主宰之發動知則其明覺之體而物則應感之用也天下無性外之理豈復有性外之物乎公見吾人爲格致之學者認知識爲良知不能入微致其自然之覺終日在應迹上執泥有象安排湊泊以求其是故當苦口拈出虛寂話頭以救學者之弊固非欲求異於師門也然因此遂斬然謂格物無工夫雖以不肖隨在致此良知周乎物而不過之說亦以爲全屬人爲終日與物作對牽已而從之恐亦不免於懲羹吹虀之過耳寂是心之本體不可以時言時有動靜寂則無分於動靜濂溪

云無欲故靜明道云動亦定靜亦定先師云定者心之本體動靜所遇之時靜與定卽寂也良知如鏡之明格物如鏡之照鏡之在匣在臺可以言動靜鏡體之明無時不照無分於在匣在臺也故吾儒格物之功無間於動靜故曰必有事焉是動靜皆有事廣大之生原於專翕專翕卽寂也直與闢卽是寂體之流行非有二也自然之知卽是未發之中後儒認纔知卽是已發而别求未發之時故謂之茫昧支離非以寂感爲支離也致知之功在意欲之不動是矣周乎物而不過是性體之流行便以爲意欲之動恐亦求

情之過也

雙江子曰仁是生理亦是生氣理與氣一也但終當有別告子曰生之謂性亦是認氣爲性而不知係於所養之善否杞柳湍水食色之喻亦以當下爲具足勿求於心勿求於氣之論亦以不犯做手爲妙悟孟子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是從學問上驗消長非以天地見成之息冒認爲已有而息之也仁者與物同體亦惟體仁者而後能與物同之馭氣攝靈與定息以接天地之根諸說恐是養生家所秘與吾儒之息未可強同而要以收斂爲主則

一而已

先生曰仁是生理息卽其生化之元理與氣未甞離也人之息與天地之息原是一體相資而生陰符有三盜之說非故冒認爲巳物而息之也馭氣攝靈與呼吸定息之義不可謂養生家之言而遂非之方外私之以襲氣母吾儒公之以資化元但取用不同耳公謂仁者與物同體亦惟體仁者而後能與物同之却是名言不敢不深省也

雙江子曰息有二義生滅之謂也攻取之氣息則湛一之氣復此氣化升降之機無與於學問也予之所

謂息者蓋主得其所養則氣命於性配義與道塞乎天地生生之機也傳曰虛者氣之府寂者生之機今以虛寂爲禪定謂非致知之旨則異矣佛氏以虛寂爲性亦以覺爲性又有皇覺正覺圓覺明覺之異佛學養覺而嗇於用時儒用覺而失所養此又是其大異處

先生曰性體自然之覺不離倫物感應而機常生生性定則息自定所謂盡性以至於命也虛寂原是性體歸是歸藏之義而以爲有所歸與生生之機微若有待故疑其入於禪定佛家亦是二乘証果之學非

卽以虛寂爲禪定也佛學養覺而嗇於用時儒用覺而失所養末流之異則然恐亦非所以別儒學之宗也

格物問答原旨 答敬所王子

展諭來教承示格物問答拈出無欲二字爲聖學第一義足知良工爲道苦心此原是濂溪主靜無欲派頭然卽以格物訓作無欲與先師格物宗旨似尚未契請先發明師門格物之說然後兄之云云可從而質也

格物之物是意之用處無意則無物矣後儒格物之

說未有是意先有是物必須用持敬工夫以成其始及至反身而誠又須用持敬工夫以成其終大學將此用功要緊字義失下待千百年後方纔揭出多見其不自量也已夫實心之謂誠誠則一一心之謂敬一則誠非兩事也既說誠意則不須復說持敬而敬在其中矣故曰合之以敬而益贅大學誠意以下皆有傳而不傳致知格物非有缺也誠意之好惡即是物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即是格物毋自欺也不自欺其良知也慎獨即是致知慎獨工夫在好惡上用是謂致知在格物知是寂然之體物是所感之用意是

寂感相乘之機非即其物而格之則無以致其知致
知格物者誠意之功也大學之要誠意盡之矣故曰
補之以傳而益離格物是聖門第一段公案致知在
格物謂不離倫物感應以致其知也天生蒸民有物
有則良知是天然之則物是倫物感應之實事如有
父子之物斯有慈孝之則有視聽之物斯有聰明之
則倫物感應實事上循其天則之自然則物得其理
矣是之謂格物

來教謂物有本末一節乃是專啓下文重在本末先
後四字下文先致其知而後知至此先後兩眼也其

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此本末兩眼也誠然誠然愚謂格物之物即物有本末之物却非可以欲訓也物是虛位格其不正以歸於正只從一念上識取念不正則爲邪物念正則爲正物非若從其在外而不由心也

來教謂諸生所問惡外物且不可況欲格而去之亦是善問兄必欲以無欲證之謂指惡外物之物爲父母人倫亦在其中非吾所謂專以爲物欲者也無欲須於人倫事物上磨豈可與惡外物之物同乎云云是以一物爲兩解反成纏繞若如先師本旨人倫事

物之物卽惡外物之物本非二義在人倫事物上磨格其不正以歸於正正是無欲工夫舜明於庶物之物卽是格物之物謂之明者致其良知而無所蔽也兄徑以物字作欲字看從古無此訓釋易曰乾陽物也坤陰物也曰復小而辨於物曰言有物曰精氣爲物記曰以鄉三物教萬民中庸曰誠者物之終始曰爲物不貳皆未嘗以物爲欲也卽如孟子所謂物交物語意在引之然後爲欲亦未嘗卽以物訓欲也卽如顏子非禮勿視勿聽視聽物也非禮之視聽方謂之欲勿視勿聽正是克己無欲功夫亦非幷視聽爲

欲而欲格去之也克是修治之義克己猶云修己未可即以己爲欲克己之己即是由己之己本非二義兄援爲一章兩解之義謂克己之己不礙由己之己無欲之物不礙本末之物夫己無二義物無兩解虛心善觀本自明白兄提得無欲話頭煞緊隨處與他襯貼故執見未肯盡捨耳

人人自有良知如定盤針針針相對謂之至善稍有所偏或過或不及即謂之惡無欲以全其知體時時對針不使少有過與不及則發爲好惡自無所偏忿懥親愛以下種種皆當故曰物格而後知至自誠意

以至於天下可一以貫之而無遺矣兄所謂以傳解經非非如後儒别作一番話說者是也宋儒亦有扞去外物之說先師謂只說得去惡一邊外物亦須作物欲看若以外物爲人倫事物則不可得而去也

默窺吾兄於先師之學已信過八九分曰知者人心之虛竅靈明之體也無有不滿足之處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間有不致者少艾妻子與慕君諸欲有以移之也舜惟終身慕父母不爲所移故謂之大孝以無欲也聖門只是以此爲第一關故大學經文將天德王道之全學拈出示人此千古學脈也又曰千

古聖人兢兢業業止是有去欲工夫故磨鏡有工夫而鏡之明自顯刮銹有功夫而劒之利自全格物而知至者垢去而鏡明銹盡而劒利也同志中能如兄發揮體當徹透寧復幾人日用應感功夫大叚了了無欲公案固兄所自證不容自已者也區區所欲效忠於兄者只在一字點掇之間於兄工夫若無甚加損而立言設教根極要領關係不小格物物字仍望還他天生本來樣子與倫物感應之物平等體究弗以欲字爲訓蓋父兄鏡劒所謂物也不爲情所移不爲垢銹所蝕是無欲以致之也本自平順無可疑粤

自聖學不傳沉溺於卽物窮理之說貿貿焉求之於外已千百年於茲先師從萬死一生中悟破良知之旨提出立教數十年來海內信而從者漸衆始知反身而求寖微寖章寖幽寖著漸有可續之緒吾人相與一意舉揚宗教共終遠業省了多少言語分疏此善於繼述分內事也

與存齋徐子問答

存齋徐子曰公旣高年階歲八十矣今忽忽作別恐後會難必將遂虗度此生何以見教

先生曰吾人年入榆暮後來光景無多隨身資糧作

何幹辨一念相應卽無生死縱未能超亦任之而已公靜中所得幸一一見教庶不辜此行也

徐子曰竊謂人之良知無聖無凡無古無今但能存此卽隨身資糧具足何勞更幹辨亦何生死之不可超佛家所謂常住法身者也吾人年雖已入暮然一息尚存此志不宜少懈請各於此加勉何如

先生曰良知本來具足本無生死但吾人將意識承受正是無刹以來生死之本不可不辨也望我公密察弗將魚目混珠吾道之幸也

徐子曰知與識吾人誠未能明辨但其病根却緣只

以良知作談論而不曾實致其知譬如窶人不曾蓄
有本珠故遂以魚目為珠耳今請更為後學發明致
知功夫何如
先生曰良知無知識則有分别向請教譬如明鏡照
物鏡體本無黑白而黑白自辨乃照之用也以照為
明奚啻千里若直下認得無知本體百凡應感一照
而皆真方不落生死不是識神用事
徐子曰鏡體本瑩故黑白自辨若鏡為塵垢所蔽須
用力刮磨以復其本體刮磨正是致知功夫苟執非
樹非臺之說只懸空談能辨黑白恐終無益而卽其

談處先已落想像推測日汩沒於識而不自知矣

先生曰致知正是去垢功夫不落想像推測若我公見教誠後學通病不可不深省非樹非臺不是說了便休然須認得本來無物宗旨自無塵埃可惹終日行持只復此無物之體若此外加一毫幇補湊泊終日勤勞祇益虛妄而已

徐子曰我公見教終日行持只是復此無物之體甚善甚善葢工夫本體原非二物故無二用若以工夫可無則本體畢竟不可復而當應用之時不免求助於幇補湊泊矣

先生曰某所請教不是謂工夫爲可無良知不學不慮終日學只是復他不學之體終日慮只是復他不慮之體無工夫中眞工夫非有所加也工夫只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得盡便是聖人後世學術正是添的勾當所以終日勤勞更益其病果能一念惺惺冷然自然窮其用處了不可得此便是究竟語

徐子曰若果如此則工夫不必求增亦自無可增矣此數語誠究竟義佩服佩服

答五臺陸子問

萬曆庚辰春先生遇五臺陸子於嘉禾舟中謂曰八

十老儂生死一念此舊較切究明此學共證交修同心之願也陸子因舉大慧謂若要徑截理會必須看箇趙州狗子無佛性話頭得這一念子啐地折爆地破方了得生死方名悟入將妄想顚倒底心思量分別底心好生惡死底心知見解會底心一時按下只以話頭爲拄杖不得將心等悟不得作道理會不得向舉處承當不得向擊石火閃電光處會不得向意根下卜度不得向揚眉瞬目處躱根不得向語路上作活計不得向文字中引證不得颺在無事甲裏直得無所用心心無所用無聊賴時莫怕落空能知得

怕者是誰心頭熱慌慌轉覺迷悶到這裏却是好消息不得放歇提撕來提撕去忽然囫地一聲便見倒斷也此是大慧老婆心切拖泥帶水破生死之利刀舍此更無可用力處先生曰予舊曾以持話頭公案質於先師謂此是古人不得已權法釋迦主持世教無此法門只教人在般若上留心般若所謂智慧也嗣後傳教者將此事作道理知解理會漸成義學及達摩入中國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從前義學盡與刋下傳至六祖以後失其源流復成義學宗師復立持話頭公案頓在八識田中如嚼鐵酸餡無

義路可尋討無知解可湊泊使之認取本來面目圓滿本覺眞心因病施藥未嘗有實法與人善學者可以自悟矣先生因扣陸子看話頭與致良知公案是同是別陸子曰若要了生死必須看話頭若只守定致良知再得八九十年也了不得先生曰此盡言苦心也今將先師知之一字作趙州無事話頭日用應酬時時不昧此一點靈明不作知解想不作道理會亦不從知上槩根亦不作玄妙領略此便是了了常知宗派否陸子曰公舍不得致良知四五十年精神流注在此已有師承且了世間法幹經世事業若要

了生死出世世間事必須看話頭方是大超脫勾當二者不相和會君請擇於斯二者先生曰世出世法本非兩事在人自信自悟亦非和會使之一也若教講我致良知工夫欠誠一眞切未免落知解涉義路未能脫得凡心尚以分別爲知未曾復得無知本體不敢不自力若要舍致良知另看箇無字話頭眞是信不及且持話頭只爲要見般若本覺眞心良知即是智慧無有二法若教舍了良知所持又何事耶陸子因請問致良知工夫先生默然良久曰子信得良知未深不曾在一念入微切己理會故以爲有二法且

子自信看話頭果得專精綿密無滲漏否今年已六十亦該着緊時候可得時刻堅持打成一片精神融結無間斷否一切凡心習氣之萌能以無事話頭頓放在何處若以爲工夫未熟還須從根上究竟光明種子以求全體超脫未可專以熟不熟爲解也金剛楞嚴有四相有四病妄認四大爲我相離我視他爲人相所憎爲衆生相所愛爲壽者相有作有止有任有滅爲四病四相不出人我愛憎四病不出有爲能所凡動氣時皆是我相未忘未離四病學道人未了公案古云打破虛空爲了當不可以不深省也先師

良知兩字是從萬死一生中提掇出來誠千聖秘密藏善學者自得之可也陸子曰宋之儒者莫過於濂溪明道只在人天之間亦未出得三界欲界為初禪色界為二禪無色界為三禪雖至非非想天尚住無色界內四禪始為無欲阿羅漢始出三界天人不足言也先生曰此事非難非易三界亦是假名總歸一念心忘念慮即超欲界心忘境緣即超色界心不着空即超無色界出此則為佛乘本覺妙明無俟修持而後得也先師謂吾儒與佛學不同只毫髮間不可相混子亦謂儒佛之學不同不可相混其言雖似其

旨則別葢師門歸重在儒子意歸重在佛儒佛如太虛太虛中豈容說輕說重自生分別子既爲儒還須祖述虞周效法孔顏共究良知宗旨以篤父子以嚴君臣以親萬民普濟天下紹隆千聖之正傳儒學明佛學益有所證將此身心報佛恩道固並行不相悖也

龍谿王先生全集卷之六

龍谿先生全集卷之七

門人嘉善丁　賓編
後學秀水黃承玄
山陰張汝霖校

語錄

南遊會紀

萬曆癸酉冏卿漸庵李子五臺陸子緘詞具舟迎先生為南滁之會既而學院楚侗耿子使命適至期會於留都先生乃以秋杪發錢塘達京口適冢宰元洲張子北上泊舟江壖過訪舟中云嘉靖丁亥陽明先

師赴兩廣至省拜謁與聞良知之訓教人立必為聖人之志親師取善讀書講學以輔成之何等明快切實佩服不忘先生因以從祀之議屬之贊成張子曰此事出於天下公論當贊決題覆固已分事也且云留都行時有一卿長以兩事見教一止奔競一抑偽學瀚謂奔競本須抑只如不肖散部遠臣　聖明一時誤用豈奔競所能及若偽學是何等名號宋事可鑒但當虛心以賢不肖定人品若欲以是槩之是欲抑而反揚非所以自愛也翼日走全椒訪南玄戚子之廬諸友數十人迎會於南譙書院先生舉戚子嘗

有一念超三界之說一念不涉塵勞即超欲界一念不滯法象即超色界一念不住玄解即超無色界與大衆相別多年所作何務念念與塵勞作伴侶欲界且不能超況色界與無色界乎衆中聞之惕然

漸庵李子五臺陸子偕同志百餘人謁 先師新祠即會於祠中李子叩儒與佛同異之旨先生曰豈易易言也未涉斯境妄加卜度謂之綺語請舉吾儒所同者與諸公商之儒學明佛學始有所證毫釐同異始可得而辯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性也良知者性之靈即堯典所謂峻德明峻德即是致良知不

離倫物感應原是萬物一體之實學親九族是明明德於一家平章百姓是明明德於一國協和萬邦是明明德於天下親民正所以明其德也是爲大人之學佛氏明心見性自以爲明明德自證自悟離却倫物感應與民不相親以身世爲幻妄終歸寂滅要之不可以治天下國家此其大凡也

問者曰佛氏普度衆生至舍身命不惜儒者以爲自私自利恐亦是扶教護法之言先生曰佛氏行無緣慈雖度盡衆生同歸寂滅與世界泠無交涉吾儒與物同體和暢訢合蓋人心不容已之生機無可離處

故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裁成輔相天地之心生民之命所賴以立也

兩峯孟子問大丹之要先生曰此事全是無中生有一毫渣滓之物用不着譬之蜣螂轉丸丸中空處一黙虛白乃是蜣螂精神會聚所成但假糞丸爲之地耳虛白成形而蜣螂化去心死神活所謂脫胎也此是無中生有之玄機先天心法也養生家不達機竅只去後天渣滓上造化可爲愚矣

或問先生云佛老之學有體而無用申韓之學有用而無體聖人之學體用兼全何如先生曰此說似是

而非佛老自有佛老之體用申韓自有申韓之體用聖人自有聖人之體用天下未有無用之體無體之用故曰體用一原

或問白沙教人靜中養出端倪何如先生曰端卽善端之端倪卽天倪之倪人人所自有然非靜養則不可見宇泰定而天光發此端倪卽所謂欛柄有欛柄方可循守不然未免茫蕩無歸不如直指良知眞頭面尤見端的無動無靜無時不得其養一點靈明照徹上下不至使人認光景意象作活計也

虬峯謝子曰尋常閒思雜慮往來憧憧還須禁絕否

先生曰心之官則思思原是心之職良知是心之本體潛天而天潛地而地根柢造化貫串人物周流變動出入無時如何禁絶得他只是提醒良知眞宰澄瑩中立譬之主人在堂豪奴悍婢自不敢肆閒思雜慮從何處得來

或問行不著習不察舊說著是知其所當然察是識其所以然何如先生曰此後世之學專在知識上求了著是中庸形著之著察是中庸察乎天地之察乃身心眞實受用終身由之不知其道即百姓日用而不知也若只在知識尋求於身心有何交涉

或問學者用功病于拘檢不能灑樂纔少縱逸又病于不嚴肅如何則可先生曰不嚴肅則道不凝不灑樂則機不活致良知工夫不拘不縱自有天則自無二者之病非意象所能加減所謂並行不相悖也

友人述上蔡講一部論語證以師晃一章之義請問先生曰一部論語爲未悟者說所謂相師之道也故曰及階及席某在斯某在斯一一指向他說若爲明眼人說卽成剩語非立教之旨矣

先生曰千聖同堂而坐其議論作爲必不能盡同若其立命安身之處則有不容毫髮差者只如武王不

葬而與師夷齊叩馬而諫二者若水火之不相入然
同謂之聖何也使武王有一毫爲利之心不出於救
生民夷齊有一毫好名之心不出於明大義則是亂
臣淺夫之尤者也此可以爲觀人之法
或曰人議陽明之學亦從葱嶺借路過來是否先生
曰非也非惟吾儒不借禪家之路禪家亦不借禪家
之路昔香嚴童子問溈山西來意溈山曰我說是我
的不干汝事終不加答後因擊竹證悟始禮謝禪師
當時若與說破豈有今日故曰丈夫自有冲天志不
向如來行處行豈惟吾儒不借禪家之路今日良知

之說人孰不聞却須自悟始爲自得自得者得自本心非得之言也聖人先得我心之同然印證而已若從言句承領門外之寶終非自己家珍人心本來虛寂原是入聖眞路頭虛寂之旨羲黃姬孔相傳之學脉儒得之以爲儒禪得之以爲禪固非有所借而慕亦非有所托而逃也若夫儒釋公私之辨悟者當自得之非意識所能分疏也

先生謂孟子曰自先師拈出良知教旨學者皆知此事本來具足無待外求譬諸木中有火鑛中有金無待於外鑠也然而火藏於木非鑽研則不出金伏於

鑛非鍛鍊則不精良知之蔽於染習猶夫金與火也畀者溺于嗜慾高者牿于意見漸漬淪浹無始以來之妄緣非苟然而已也夫鑽研有竅鍛鍊有機不握其機不入其竅漫然以從事雖使析木爲塵碎鑛爲粉轉展煩勞秪益虛妄欲覓金火之兆徵不可得也寂照虛明本有天然之機竅動於意欲始昏始蔽消意遣欲存乎一念之微得於象罔非可以智索而形求也苟徒恃見在爲具足不加鑽研之力知所用力矣不達天然之義皆非所爲善學也

先生曰天地生物之心以其全付之於人而知也者

人心之覺而爲靈者也從古以來生天生地生人生物皆此一靈而已孟子於其中指出良知直是平鋪應感而非思慮之所及也良知不外思慮而思慮却能障蔽良知故孟子尤指其不慮者而後謂之良見孺子入井而怵惕良知也而納交要譽惡其聲則慮矣見嘑蹴而不屑不受良知也而宮室妻妾德我而爲之則慮矣故曰天下何思何慮此正指用功而言非要其成功也

五臺陸子問二氏之學先生曰二氏之學與吾儒異然與吾儒並傳而不廢蓋亦有道在焉均是心也佛

氏從父母交媾時提出故曰父母未生前曰一絲不
掛而其事曰明心見性道家從出胎時提出故曰囫
地一聲泰山失足一靈眞性旣立而胎息已忘而其
事曰修心煉性吾儒却從孩提時提出故曰孩提知
愛知敬不學不慮曰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而其事
曰存心養性夫以未生時看心是佛氏頓超還虛之
學以出胎時看心是道家煉精氣神以求還虛之學
良知兩字範圍三教之宗良知之凝聚爲精流行爲
氣妙用爲神無三可住良知卽虛無一可還此所以
爲聖人之學若以未生時兼不得出胎以出胎時兼

不得孩提孩提舉其全天地萬物經綸參贊舉而措之而二氏之所拈出者未嘗不兼焉皆未免於臆說或強合而同或排斥而異皆非論於三敎也

或問先天後天之旨先生曰先天之學天機也邵子得先天而後立象數而後世以象數爲先天之學者非也莊子曰於庖丁得養生焉夫目無全牛非脉理衆解之謂也故曰官知止而神欲行大約謂知天機者見在物先猶言見天地萬物變化生死之關鍵在吾目中猶庖丁見牛脉理之明也故曰邵子竊弄造化一陰一陽之謂道冲漠無朕之初也繼之者善先

天流行之氣也成之者性則人物受之以生後天保
合居方之質也然雖各一其性而所謂道與善者未
嘗不具于其中非後天之外別有先天也道即陰陽
冲和之本體繼善則其生生不息之真機聖人說造
化只從人身取證故曰近取諸身非空說造化也孟
子性善之論蓋本諸此人能知性善而完復於道則
聖可幾矣顧中人以識取之衆生以欲渾之以識取
之則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以欲渾之
則百姓日用而不知故曰君子之道鮮矣

先生曰戒慎工夫直是從炯然無欲真心見前便是

達天德此功夫極細密不容有一毫加減加卽助減卽忘佛氏謂靜曰滅動不滅照夫靜中無朕何者爲動何者爲照而又一心以滅之則已不勝其擾矣而又安能靜也觀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固類此

陸子舉佛經地水火風四大假合而生四大分離而死請問先生曰不待生死界頭始知卽見在一念便可證取世人妄認四大爲身故有生死相一念偏塞便是地來礙一念流浪便是水來浸一念躁妄便是火來焚一念掉舉便是風來飄若一念明定不震不驚當下超脫不爲四大所拘管本無離合寧有死生

之期方不負大丈夫爲此一大事出世一番也

或問老氏三寶之說先生曰此原是吾儒大易之旨但稱名不同耳慈者仁也與物同體也儉者嗇也凝聚保合也不敢爲天下先者謙冲禮卑也慈是元之亨儉是利貞之性情無爲之先是用九之無首故曰老子得易之體

洞山尹子舉陽明夫子語莊渠心常動之說有諸先生曰然莊渠爲嶺南學憲時過贛先師問子才如何是本心莊渠云心是常靜的先師曰我道心是常動的莊渠遂拂衣而行末年予與荆川請教於莊渠莊

渠首舉前語悔當時不及再問因究其說予曰是雖有矯而然其實心體亦原是如此天常運而不息心常活而不死動卽活動之義非以時言也因請問心常靜之說荘渠曰聖學全在主靜前念已往後念未生見念空寂旣不執持亦不茫昧靜中光景也又曰學有天根有天機天根所以立本天機所以研慮予因請問天根與邵子同否荘渠曰亦是此意予謂邵子以一陽初動爲天根天根卽天機也天根天機不可並舉而言若如此分疏亦是靜存動察之遺意悟得時謂心是常靜亦可謂心是常動亦可謂之天根

亦可謂之天機亦可心無動靜動靜所遇之時也

或問所論致知格物之義尚信未及先生曰有諸已方謂之信子試驗看日逐應感視聽喜怒那些不是良知覺照所在應感上致此良知便是格物一時不致良知視便妄視聽便妄聽喜便妄喜怒便妄怒便不是格物之學推之一切應感食息動靜出處去就無不皆然良知即天良知即帝顧天之命者顧此也順帝之則者順此也人生一世只有這件事得此欛柄入手方能獨往獨來自作主宰不隨人悲笑方是大豪傑作用也

謝子問未發之旨先生曰此是千聖秘密藏不以時言在虞庭謂之道心之微不與已發相對微是心之本體聖人不能使之著天地亦不能使之著所謂無聲無臭是也若曰微者著即落聲臭非天載之神矣吾人之學須時時從此緝熈保任方是端本澄源之學勃然沛然自不容已若只從意識見解領會轉眼還迷非一得永得也

洞山尹子爲主相期同志大會於東園請曰朋友講習麗澤之益也今日之會不可以無言先生默默徐答曰嘗聞之講學有二有講以身心者有講以口耳

者諸公褎然聚於一堂神肅氣沖一念兢兢如見如承揖讓酬獻笑語周旋秩然皆中於度無過可舉身心之益莫大於是只此是學使平時應感皆如今日勿以凡心習氣乘之便可以證聖功不但寡過而已若於此復欲有言非贅則狂矣諸公歛容曰不講之講乃眞講也

李子問顔子屢空之義先生曰古人之學只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得盡便是聖人一點虛明空洞無物故能備萬物之用聖人常空顔子知得減擔法故庶乎屢空子貢子張諸人便是增了顔子在陋巷終日如

愚說者謂與禹稷同道吾人欲學顏子須盡舍舊見將從前種種鬧嚷伎倆盡情拋捨學他如愚默默在心地上盤桓始有用力處故曰爲道日損若只在知識聞見上拈弄便非善學問曰然則廢學與聞見方可以入聖乎先生曰何可廢也須有箇主腦古今事變無窮得了主腦隨處是學多識前言往行所以畜德便是致良知舜聞善言見善行沛然若決江河是他心地光明圓融洞徹觸處無礙所以謂之大知不是靠聞見幇補些子此千聖學脉也

華陽明倫堂會語

句曲邑令丁子禮原請於陽山宋子迎先生至集諸生百數十人大會於明倫堂宋子目諸生曰求經師易求心師難今日之會亦非偶然學而後有問諸生不能問知未嘗學也因相繼以請紀其荅問如左云

先生曰五教之敷肇於虞廷人生在世上下則爲君臣父子左右則爲長幼朋友内外則爲夫婦未嘗一日不與人交接不能逃諸虛空在父子則有親在君臣則有義在夫婦長幼朋友則有序別信是爲五品人倫天下之達道不可須臾離也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上以此爲教下以此爲學而無有外物之遷

多岐之惑所以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自平也
敎弛學絶民不與行雖以明倫名堂學者遷於外物
惑於多岐惟務於記誦詞章之習以梯進取媒利祿
名與實相悖而馳漫然以爲學止此矣而不復知有
明倫之事心性之求間有以心性之說招之來歸者
鬨然指爲異學將落吾事若是而求風俗之美追隆
三代不可得也所幸良知在人千古一日父兄愛敬
由於所性之固有聞吾明倫之說將有憬然而悔翻
然而悟沛然若決江河而莫之禦者矣
丁子請示爲學之要先生曰孔門之學惟務求仁論

語一書開端便提出個學字所謂學者是明善而復其初非徒效先覺之所爲也時習是常明常復之義善卽是恒性初卽是良心也理義本自悅心私欲間之始有不悅時習則不爲私欲所蔽故悅古學字與孝字通用下章卽拈出孝弟二字爲行仁之本中間所答問仁問孝事父母友兄弟之說不一而足及至孟子發明親長之義更爲切要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只是名號事親從兄乃其名之實也七篇之中道性善陳王道明聖學那一句離得孝弟管晏事功以孝弟而鄙之楊墨仁義以孝弟而闢之繼往開來之功

以孝弟而叙之復提出不學不慮良知兩字示人以用功之要入聖之機可謂至博而約者矣

諸生請問知行合一之旨先生曰天下只有箇知不行不足謂之知知行有本體有功夫如眼見得是知然已是見了卽是行耳聞得是知然已是聞了卽是行要之只此一箇知已自盡了孟子說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無不知敬其兄止曰知而已知便能了更不消說能愛能敬本體原是合一陽明先師因後儒分知行為兩事不得已說箇合一知非見解之謂行非履蹈之謂只從一念上取證知之眞切

篤實卽是行行之明覺眞察卽是知知行兩字皆指工夫而言亦原是合一的非故爲立說以強人之信也

或問不學不慮之知只可在孩提赤子時說成人以後有許多紛紜酬酢合幹的事如何能得不學不慮

先生曰此正是入聖脉路學是學甚麼慮是慮甚麼學者復得他不學之體而巳慮者復得他不慮之體而巳故曰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直至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亦只是不失此赤子之初心而巳譬之種樹雖至於參天合抱亦只是不失他最初些子萌蘗

之生非能有加於毫末也

或問朝聞夕死之說如何是聞道先生曰愛生死者未可以死只爲有愛根在聞了道此心已了萬緣放得下無復有愛根牽纏繞可以死其實死而未嘗死也

或問孔子答季路知生知死之說先生曰此已一句道盡吾人從生至死只有此一點靈明本心爲之主宰人生在世有閒有忙有順有逆毀譽得喪諸境若一點靈明時時做得主宰閒時不至落空忙時不至逐物閒忙境上此心一得來即是生死境上一得來

樣子順逆毀譽得喪諸境亦然知生即知死一點靈
明與太虛同體萬刼常存本未嘗有生未嘗有死也
宋子命諸生歌詩因請問古人歌詩之義先生曰古
人養心之具無所不備琴瑟簡編歌咏舞蹈皆所以
養心然琴瑟簡編舞蹈皆從外入惟歌咏是元氣元
神訢合和暢自內而出乃養心第一義舜命夔典樂
教胄子只是詩言志歌永言四德中和皆於歌聲體
究蕩滌消融所以養其中和之德而基位育之本也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非哀則未嘗不歌也子與人歌
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反非再歌之謂使反之性

情以自考也禮記所載如抗如墜如槁木貫珠即古歌法後世不知所養故歌法不傳至陽明先師始發其秘以春夏秋冬生長收藏四義開發收閉爲按歌之節傳諸海內學者始知古人命歌之意先師嘗云學者悟得此意直歌到堯舜羲皇只此便是學脉無待於外求也

或問進德居業先儒分心與事作兩項解如何先生曰只是一事此一段文言便是一部大學宗要君子乾乾不息於誠天德也乾乾只是箇忠信之心忠信所以達天德也德不可以懸空去進必有業次以爲

之居吾人終身功夫只是言行言是行之尤顯者當下可見修省言辭所以立己之誠意正是進德之業次如要進塲卽文字便是進塲之業次非有二也此是正心誠意之事然誠與不誠只在一念良知上辨別知至是良知至之卽是致良知從一念入微處用力故曰可與幾也良知貫徹始終終之是致知功夫不息義是幾之安處功夫不息則時時不息其幾故曰可以存義也在上居下不驕不憂是與天地國家相感應乾乾時惕之實學也

宋子命坐中諸生誦牛山之木一章誦畢請曰夜氣

之義何如先生曰此是爲喪其良心者提出箇生幾與人看息是入聖路頭如牛山萌蘖之生也平旦虛明之氣好惡與人相近便是是非本心養者養此虛明之體不爲旦晝所牿亡也所養之得失係於所操之存亡操存正是養心之法操是操練操習之操非把持執定之謂人心虛明湛然其體原是活潑豈容執得定惟隨時練習變動周流或順或逆或縱或橫隨其所爲還他活潑之體不爲諸境所礙斯謂之存若不知練習牿於旦晝之所爲斯謂之亡譬之操舟中流自在原是舟之活體善操者得此柁柄入手遊

移前却隨波上下順逆縱横自無所礙若執定柁柄不能前却舟便不活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正指活潑之體神用無方以示操心之的非以入爲存出爲亡也

或問志伊學顏之義先生曰士之處世所重全在立志遇與不遇非所論也伊尹只是箇莘野耕叟便以天下爲已任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若已推而納諸溝中一般何異狂語葢其萬物一體之心原切於膚不容自已使其終身不遇亦是窮困的阿衡其聘而得遇亦只是個榮達的耕叟非有加損也吾人

若無此志到底只成自了漢謂之小家當非大人之學也既有此志必須學以充之顔子一生好學只有不遷怒不貳過六箇字此是孔門第一等學術遷與止相對貳與一相對顔子之心常止故能不遷常一故能不貳所謂未發之中也若如後儒所解原憲以下諸人皆能之何以謂之絕學

先生曰天之生才中人爲多上智下愚間可數也方諸易道上智爲吉下愚爲凶中人爲悔吝上智下愚不可移中人者悔吝之機可以趨吉可以向凶古人立教皆爲中人而設吾人今日之學若欲讀盡天下

之書格盡天下之物而後可以入道則誠有所不能苟只求諸一念之微向裏尋究一念自反卽得本心吉凶趨避可以立決人人可學而至但患無其志耳先師云下愚不移不是不可移只是不肯移不肯移只是無志果能此道雖愚必明雖柔必彊况中才之俞乎

癸酉 新安斗山書院會語

新安舊有六邑大會每歲春秋以一邑爲主五邑同志士友從而就之乙亥秋先生由華陽達新安郡守全吾蕭子出迎曰先生高年得無輿馬之勞乎郡中

士友相望久矣乃灑掃斗山書院聚同志大會於法堂凡十日而解蕭子曰古云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師去此數年今始辱臨豈徒十日之寒而已乎若是而求萌蘖之暢茂條達不可得也因命諸生紀會時所發明以永佩服云

蕭子首舉大學請問以爲大學一書所重只在好惡兩字先生曰然好惡只在致良知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所謂良知也毋自欺者不欺此良知而已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求以自謙意之誠也好惡無所作不使有所忿懥有所好樂心之正也無作則無僻矣身之

修也好惡公於家好而知惡惡而知美家之齊也好民所好惡民所惡不至拂民之性國治而天下平也

或問只致良知可得平天下否先生曰此本易見世人但玩而不自覺耳所惡於上謂之良知毋以使下即是致知所惡於下謂之良知毋以事上即是致知前後左右皆然上下四旁均齊方正此之謂絜矩之道矩即所謂良知也

或問格物之義或以格物爲至其理或以格物訓作無欲其旨何如先生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良知是天然之則物是倫物所感之應迹如有父子之物斯

有慈孝之則有視聽之物斯有聰明之則感應迹上
循其天則之自然而後物得其理是之謂格物非即
以物爲理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物者因感而有意
之所用爲物意到動處便易流於欲故須在應迹上
用寡欲功夫寡之又寡以至於無是之謂格物非即
以物爲欲也夫身心意知物只是一物格致誠正修
只是一事身之主宰爲心心之發動爲意意之明覺
爲知知之感應爲物正者正此也誠者誠此也致者
致此也格者格此也此虞廷精一之旨合内外之道
物從意生意正則物正意邪則物邪認物爲理則爲

太過訓物爲欲則爲不及皆非格物之原旨也
或問操存之義先生曰心之得養與否係於所操之存亡操心正是養之之法操非執定之謂乃操練之操也人心湛然虛明其體原是活潑如何執得定惟在隨時操練復還活潑之體不爲旦晝所牿斯謂之存反是則謂之亡昨在華陽與諸生論及曾以操舟爲喻今復請以操兵爲喻動於九天之上藏於九地之下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爲敵之司命此操兵之法也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正是活潑之體神變無方以示操心之的故曰惟心之

謂與非以操爲入舍爲出也變動不居周流六虛若執定則爲典要不可以適變矣

或問致虛之義先生曰心爲神之所居正以有那虛竅子譬如雞卵中必有一點虛處乃其生化之機不虛則不能生矣致虛雖是養生家修命之術聖學亦不外此此所謂竅機也

或問易之爲義宋儒解爲隨時變易以從道如何先生曰此只道得一半日月爲易一剛一柔日秉陽精而明於晝月秉陰精而明於夜日月有精明之體而後有隨時變易之用希微玄虛不可以形求故曰易

無體所謂先天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剛柔所以立本也變通所以趨時也易卽是道謂之曰從猶二之也範圍曲成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者良知也

蕭子問夫子與點之意先生曰天下事不喫人執定做得必須淡然超然若一毫無意於天下之事者方能了得深山之寶得於無心赤水之珠索於象罔故運甓者在甓外以無用爲用也三子皆欲得國而治未免執定做去曾點却似箇沒要緊的人當三子言志時且去鼓瑟眼若無人及至夫子問他却舍瑟而對說出一番無意味話時值暮春春服始成三三兩

兩浴沂雩詠其日用之常一毫無所顧忌狂態宛然若是伊川見之必在所擯斥夫子反喟然嘆而與之何異說夢觀其應用之迹未嘗有意爲三子而三子規模隱然具於其中且將超於政教禮樂之外春服熙熙卽唐虞垂衣之治童冠追隨卽百僚師讓之化舞雩風詠卽明良賡歌之氣象易地皆然此千古經綸手段所謂以無用爲用也孟軻氏云天未欲平治天下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此其願學之志也自聖學亡此意不傳漢唐宋許多豪傑只了當得三子之所欲爲尚未㲉手明道再見茂叔吟風弄月以歸

庶幾近之當時君臣方且秉執周禮毅然欲有所爲雖知其賢而不能用且天靳其年不及需於大行所謂世與道交喪也使夫子之嘆徒托諸空言可慨也已

或問生死輪迴有無之說先生曰此是神怪之事夫子所不語力與亂分明是有怪與神豈得謂無但君子道其常此等事恐惑人故不以語耳大衆中尤非所宜問亦非所當答諸友請叩不已先生曰人之有生死輪迴念與識爲之祟也念有往來念者二心之用或之善或之惡往來不常便是輪迴種子識有分

別識者發智之神倏而起倏而滅起滅不停便是生死根因此是古今之通理亦便是見在之實事儒者以爲異端之學諱而不言亦見其惑也已夫念根於心至人無心則念息自無輪廻識變爲知至人無知則識空自無生死爲凡夫言謂之有可也爲至人言謂之無可也道有便有道無便無有無相生以應於無窮非知道者何足以語此

或問磨而不磷涅而不緇先儒解爲堅白不足自試於磨涅何如先生曰天下之堅莫如玉天下之白莫如雪未有不可得而緇磷者以其有形有色故不能

免於汚壞所謂器也夫子是從無處安身立命心同太虛超乎形色之外故不可得而磷不可得而緇所謂不器也故曰吾豈匏瓜也哉其旨微矣當時三家以大夫而叛諸侯佛肸以陪臣而叛大夫其稱名借號欲將國命挈而歸之公室亦倡義之舉也孔子欲往亦隳三都之意此是夫子反正之微權知其勢不可行故卒不往豈門弟子所能識也

或問灑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於義何居先生曰天之所以與我我之所以得於天而異於禽獸者惟有此一點靈明所謂天之性也率此則謂之道修此則

謂之敎其應於用也耳自能聰目自能明遇父自能孝遇兄自能敬無他物也以時而出天則自見灑掃應對是其致用之時也時遇灑掃不疾不徐時遇應對不阿不激循其則而不過是爲制事之義宰物之神皆靈明之妙應也此易簡直截根源譬之空谷之聲自無生有一呼卽應一應卽止前無所來後無所往無古今無內外烱然獨存萬化自此而出天以之淸地以之寧日月以之明鬼神以之幽山川草木以之流峙開落唐虞以之爲揖讓湯武以之爲征誅大之爲仕止進退小之爲食息動靜仁人之所憂智士

之所營百姓之所與能盡此矣所謂一點靈明者良知也精義入神者致其良知之用也外良知而知謂之鑿舍致知而學謂之蕩其機存乎一念之微聖狂之分罔與克之間而已是爲虞廷精一之傳孔門退藏之旨千聖之學脉也譬之眼際之毫只緣太近所以不見可謂至微而顯者矣

龍南山居會語

定宇鄧子將北上渡錢塘訪先生於會稽會宿龍南山居陽和張子康洲羅子與焉中夜鄧子擁衾問曰良知渾然虛明無知而無不知知是知非者良知自

然之用亦是權法執以是非爲知失其本矣先生曰然哉是非亦是分别相良知本無知不起分别之意方是眞是眞非譬之明鏡之鑑物鏡體本虚物之妍媸鑒而不納過而不留乃其所照之影以照爲明奚啻千里孟氏云是非之心知之端也端卽是發用之機其云性善乃其渾然眞體本無分别見此方謂之見性此師門宗旨也曰學貴自信自立不是倚傍世界做得的天也不做他地也不做他聖人也不做他求自得而已先生笑曰如此狂言從何處得來儒者之學崇效天卑法地中師聖人已是世界豪傑作用

今三者都不做他從何處安身立命自得之學居安則動不危資深則機不露左右逢源則應不窮超乎天地之外立於千聖之表此是出世間大豪傑作用如此方是享用大世界方不落小家相子可謂見其大矣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夫天積氣耳地積形耳千聖過影耳氣有時而散形有時而消影有時而滅皆若未究其義予所信者此心一念之靈明耳一念靈明從渾沌立根基專而直翕而闢從此生天生地生人生萬物是大生廣生生生而未嘗息也乾坤動靜神智往來天地有盡而我無盡聖人有為而我無為

冥權密運不尸其功混迹埋光有而若無與民同其吉凶與世同其好惡若無以異於人者我尚不知我何有於天地何有於聖人外示塵勞心遊邃古一以爲龍一以爲蛇此世出世法也非子之狂言無以發予之狂見只此已成大漏泄若言之不已更滋衆人之疑默成之可也鄧子復寀叩曰康洲陽和二子曾見此意否曾得破除世界否先生曰康洲溫而栗陽和毅而暢康洲如金玉陽和如高山大川但得循守隨身規矩以天地爲法以聖人爲師時時不忘此念便是世間豪傑作用久久行持水到渠成自當有破

除處不須速說質明復相與爲蘭亭之遊尋永和流觴故事瞻拜陽明夫子墓所以慰生平願慕之懷鄧子復謂先生曰孔門惟顏爲好學止曰不遷怒不貳過其義何所當也先生曰顏子之學只在理會性情遷與止對貳與一對顏子心常止怒卽旋釋故能不遷猶無怒也心常一過卽旋改故能不貳猶無過也先師謂有未發之中始能若此後儒訓解閑憲以下皆能之何以謂之絕學鄧子憮然曰如此方見古人之學非後世所能及所以孔門注意如此之深以爲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次日解維而別先生貽之

書曰連日面承教議知靜中所得甚深所見甚大然未免尚從見上轉換此件事不是說了便休須時時有用力處時時有過可改消除習氣抵於光明方是緝熙之學此學無小無大無內無外言語威儀所以凝道客寓吾兄感應行持尚涉做作有疎漏若是見性之人眞性流行隨處平滿天機常活無有剩欠自無安排方爲自信也鄧子復書曰讚向往左右非一日矣夜半倒陳所見以聽可否而翁慰我曰可故遂輕於别去及今思之殊覺未竟尊旨竊爲恨之千里而來事孰爲大顧草草哉生之意但欲此機常行而

不住常活而不死思而不落想像動而不屬安排即此便是眞種子而習氣所牽言語威儀猶未免做作落在第二義竊自知之矣蓋人所謂容而我輩以爲疎人所謂固而我輩以爲漏者也承諭知門下愛我過矣成我之恩與生我者等敢不拜命

白雲山房問答

白溪王子偕諸友餞先生於白雲山房先生曰予念諸友相與之情不欲虛辱古人於旅也語況同志之會可徒飲食相徵逐而已乎古人立教憤而後啓悱而後發迎其機也機未動而語之謂之強聒君子五

教答問居一焉譬如醫之治病必須病者先述病原知其標本所在藥始中病不爲徒發望氣切脉終不若自言之眞也衆中因請問曰嘗聞之爲學只在理會性情請問理會性情之方先生曰此切問也人生在世雖萬變不齊所以應之不出喜怒哀樂四者人之喜怒哀樂如天之四時温凉寒熱無有停機樂是心之本體順之則喜逆之則怒失之則哀得之則樂和者樂之所由生也古人謂哀亦是和不傷生不滅性便是哀情之中節也諸友復請曰程門上蔡十年去得一矜字明道歎其善學今覺性情不得中和只

是傲傲生於客氣傲矜之别名也敢問去傲之方先生曰此尤切問也傲凶德纔傲意氣便驕聲色便厲自處便高視人便下惟恐一毫喫虧受侮丹朱與象之不肖只是傲字結果一生傲之反爲謙謙德之柄也處於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間惟知自反盡分先意順承忠信孝友未嘗有一毫憤戾之態謙之六爻無凶德内止而外順也客氣與主氣相對譬如今日諸君作主百凡自爲貶損酒清雖渴而不敢飲餚豐雖饑而不敢食處於下位而不以爲屈終日百拜而不以爲勞盡爲主之道也若是爲客未免易生彼我

較計之心氣便易盈志便易肆便有許多責辦人處若常能爲主而不爲客志氣自然和平視人猶已計較無從而生不期謙而自謙矣諸友復請曰吾人見事舉業得失營營未免爲累不能專志於學將柰何先生曰是非舉業能累人人自累於舉業耳舉業德業原非兩事意之所用爲物物卽事也舉業之事不過讀書作文於讀書也口誦心惟究取言外之旨而不以記誦爲尚於作文也修辭達意直書胷中之見而不以靡麗爲工隨所事以精所學未嘗有一毫得失介乎其中所謂格物也其於舉業不惟無妨且爲

有助不惟有助卽舉業爲德業不離日用而證聖功合一之道也讀書譬如食味得其精華而汰其滓穢始能養生若積而不化謂之食痞作文譬如傳信書其實履而畧其游談始能稽遠若浮而不切謂之綺語所謂無益而反害君子不貴也諸友復請曰吾人處世未免身家之累思前慮後有許多未了勾當未免累心柰何先生笑曰此亦切問也何不以不了了之若知了心之法隨身有無隨身豐儉安分量力以見在日履隨緣順應有餘還有餘不足還不足一毫不起非望之想分外之求定了心則身家之事一時

俱了若不能於了處了只在身家事上討求完全稱意日出事生終身更無了期天不滿西北地不滿東南日尚有昃月尚有虧造物且然吾人苦苦要求滿足亦見其惑矣夫理會性情是保攝元氣之道消客氣是袪邪之術習舉業是應緣之法隨分了心是息機靜養之方皆助道法門也區區賴師友之訓志存尚友頗知在性情上用功夫窺見未發之旨心氣稍稍和平與人相接惟見人好處未嘗見人短處見人之善若已有之惟恐其不得爲君子見人之不善若已浼之惟恐其陷於小人凡人以非禮相加只知自

反常見已過不敢以勝心浮氣加於人雖惡人以暴橫相臨亦惟自反必有所致之由不敢作惡於人見在料理身家種種缺陷皆作意安常覺平滿無有不足消息盈虛時乃天道默窺造化貞勝之機惟在虛以待之而已諸君皆一日千里之足區區非身爲教但欲借此爲諸君助鞭影耳諸友復請曰越中豪傑如林我輩此會有指而非之者有忌而阻之者又有觀望以爲從違者若之何而可乎衆人之情不負先生之教也先生曰非者忌者緣彼未曾在身心上理會言雖過情不足深咎善學者聞之莫非動忍增益

之助以舜之玄德皐陶陳謨尚擬以丹朱戒以慢游傲虐若命項輩然者舜皆樂取而無違此同人大智也若觀望以爲從違却更有說此皆豪傑之輩有志於此者但恐因依不得其人路頭差錯爲終身之累耳言念諸君平時雖不能無差謬然皆可改之過五倫根本皆未有傷譬之作夢只今但求一醒種種夢事皆非我有諸君不必復追往事只今立起必爲聖人之志從一念靈明日著日察養成中和之體種種客氣日就消減不爲所動種種身家之事隨緣遣釋不爲所累時時親近有道誦詩讀書尚友千古此便

是大覺根基或平時動氣求勝只令謙下得來或平時狥情貪欲只令廉靜得來或平時多言躁競只令沉默得來或平時怠惰縱逸只令勤勵得來寖微寖昌寖幽寖著省緣息累循習久久脫凡近以遊高明日臻昭曠不惟非者忌者漸次相協其觀望以爲進退者知其有益自將翕然聞風而來無復疑畏是長養一方善根諸君錫類之助也若夫徒發意興不能持有不可奪之志新功未加舊習仍在徒欲以虛聲號召求知於人不惟非者忌者無所考德一切觀望者不知所勸亦生退心譬諸夢入淸都自身却未離

溷厠斬截一方善根在諸君亦不能辭其責也白溪謂諸友曰吾輩聞此警切之教不覺動心發明主氣客氣尤爲聞所未聞古云處貧難處富易僕藉遺資似覺稍易諸友不可不加勉也先生聞而喜曰白溪肯發此念尤爲難得雖然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富貴福澤不過厚吾之生貧賤憂戚方能玉汝於成大抵逆境常存戒心順境易至失脚在諸友固當勉在白溪尤不可自忽也

書太平九龍會籍

予赴會水西太平杜子質偕同志二十餘輩詣會所

請曰質昔聞先生之教歸而約諸鄉立會於九龍始而至會者惟業舉子也既而聞人皆可以學聖合農工商賈皆來與會茲幸先生至敢請下教以堅其約乃携貢子玄略周子順之吳子崇本王子汝舟從藍山歷寶峰以達九龍會者長少餘三百人鄉中父老亦彬彬來集以一見爲快學究及庵僧先期俱有夢兆以爲之徵會三日將出山杜子請一言以示勸戒予惟古者四民異業而同道士以誦書博習農以力穡務本工以利益器用商以貿遷有無人人各安其分即業以成學不遷業以廢學而道在其中程子有

云吾於父子兄弟長幼朋友之間多少不盡分處知不盡分而後能安分知安分而後能無過分之求無過分之求則可安業不遷以成其初學之志昔者伊尹耕於有莘而樂堯舜之道便是卽農以爲學傅說在於版築膠鬲在於魚鹽便是卽工與商以爲學當其未發未舉之時惟知安分盡業原無榮祿之想及其出而爲卿爲相不過隨時展錯以成應緣涉世之功於本來性分未嘗有所加損也矧士尤四民之首以希賢希聖爲實學以萬物一體爲實功苟其未遇則囁嚅呫嗶以博靡相高以句字爭巧而不知强恕

反身爲何事及其既梯進取則上者矜籓籬以博名次者循繩墨以奉職下者營窟潤家以爲得計而不知明德新民爲何事是分學與業爲兩途不知業有所遷而學亦隨廢何以先細民而成其爲大人之學哉是故處則有學業出則有職業農則有農業工商則有工商之業卿相則有卿相之業業者隨吾日用之常以盡其當爲之事所謂素位而行不願乎外者也惟諸君共勉之

與浦庵會語

陽和張子訪蓮池沈子於輿浦山房因置榻園中共

修靜業沈子藎儒而逃禪者也適世友王子泗源訪予山中慕陽和高誼思得一晤乃相與拉張子太華放剡曲之舟夜抵浦下與陽和相慰勞扣關蓮池出迓坐丈室錢子正峯亦在坐中泗源與蓮池舉禪家察與觀之旨相辨證蓮池謂須察念頭起處泗源謂察念不離乎意如滌穢器須用清水若以穢水洗之終不能淨佛以見性爲宗性與意根有辨若但察念只在意根作活計所謂泥裏洗土塊也須用觀行如曹溪常以智慧觀照自性乃究竟法若專於察念上可初學覓路非本原實用處也蓮池謂察即觀也察

念始不落空不然當成枯寂泗源謂無觀始不免落
無記空若覺觀常明豈得枯寂惟向意根察識正墮
虛妄生滅境界不可不慎也辨久不決陽和請爲折
衷予謂二子所見本不相戾但各從重處舉揚所以
有落空之疑譬之明鏡照物鏡體本明而黑白自辨
此卽觀以該察也因黑白之辨而本體之明不虧此
卽察以證觀也但泗源一向看得觀法重謂天地之
道貞觀者也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乃形容觀法氣象
故曰觀天之神道聖人以神道設教卽是以此觀出
敎化也西方奢摩陁三觀乃觀中頓法二十五輪乃

觀中漸法若無觀行智慧終不廣大只成弄精魂然蓮池所舉𦀗念之說亦不可忽不察則觀無從入皆良工苦心也以吾儒之學例之察卽誠意觀卽正心所謂正者只在意根上體當無有一毫固必之私非有二也陽和子更須加一言以相正尤見交修之益不爲虛也已

龍谿先生全集卷之七終